



文中子中說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

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公革如其制作以俟明

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賈瓊薛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

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子

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

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

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濟者號王

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舜姜嫄之後居崔邑雷姓亦文中子曰

帝之不帝父矣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父矣王孝逸曰敢問

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

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卒後帝之各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

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

而為東晉相外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

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

與王道平王敷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問桓

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平

已為冀軍所敗歸而潛有篡志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

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曰可終身而行乎

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

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

往不繁飾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

乎今之有利者皆占子曰居近識遠馳今知古惟學矣乎

孔子曰吾非生而知子曰恭則物服嚴然人望慤則有成

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或曰

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或曰

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子不谷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

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

道斯為美也有若孔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

注見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

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

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

以訓後漢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

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

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天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

也益扶員干禹又皋陶曰贊贊襄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

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帝子曰誠其至

矣乎續書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

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盂則水直君者王也王方則水方陳苟勇反勒於几杖銘

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杖危之誠自无

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其志直其言危直志

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

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

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

危也非忠順故賈瓊曰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

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帥也知不由人諫而理

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

業取員人若仲舒申公枚舉相如嚴樂聖重也此數子每大臣奉事則時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倉用兵之悔

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子幹反可不謂有志之士乎續書所

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

王孝逸之文加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

以成人矣既固至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

人也京房字君明晉火變之孝子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被髮戴冠刀音

坐誅三子並垂正子自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

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喪禮廢矣天下遺其親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

矣祭禮廢矣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

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傷時發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

儉湯去金幣後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子曰清以平威

人以名德林文父子圖名然多自負見子謂薛收賈瓊曰春

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蓋微曲中

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表頌薛

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

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

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胤萬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

禮樂篇第六卷三

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

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父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

能叙彝倫矣六經續而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偏晉關

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為之

宿豈日而行子知其息息在生民故陸逢送子白行矣江

湖鱸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群小所知程元曰敢問

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象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家

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仁義之道

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義為

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

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編下下不備上或問君子子曰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

謂不器即此微章系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

暇及禮矣此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弋見至不

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

脩於家周東遷邦邦禮喪韓宣子商賈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脩

樂於家也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見是禮

問六經之致續經子曰五經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

晉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

指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讚易道以申先

師之言申明十一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

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

何處乎如君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

明吾安敢處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

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畫曰行

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子曰君子可招而

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輕與

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皆性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

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也子謂薛

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如也類如不狎子

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

意釣隱者也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在山澤而有

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賢人

隱於野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

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

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則存矣而所操子遽捨琴謂

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

而所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

于海固有之也掌鼗堂掌磬之官武襄是具名也魯哀公遂

志其事作汾亭猗焉文中子子之夏城絳州有薛收姚

義後馮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

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夫有魚有魚則僭于淵

一本作泉後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

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斥牧不有言乎誰明道

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不禱

疾無妄之疾不卜非義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二者常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

温大雅能之深而弘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直而遂

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相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

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子曰通於道有

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孝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盥

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

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

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

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孝蓋天縱生知尔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

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

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其笑人

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

子陵少与漢光武同季除為諫義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問東方朔朔字

漢武帝時為郎諸郎呼為狂人子曰人隱者也諸迹混俗不自求別

醉歌曰陸沉於俗僻世金馬門

於眾人故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夫下野避地者也古曰人隱

長于太伯次虞仲少季子歷季歷子白有聖端太伯虞仲知立季子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吳以讓季子歷二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

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始孰是言仲長子光天隱者也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

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大

馬說為多孰為俗孰為國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亦所適人不能知其天隱也

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亂則晦禁則行憂則非夫

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文中子曰小雅盡

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

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元經所以續而作者

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

絳郡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

息役見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

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賈瓊事楚公困

讒而歸以告子楚公注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緘口而內修也古杜明却掃者義瓊未達古人之意

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

為軍奇一時之用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

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

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尤為子曰知之者不

如行之者苟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

矣自行此亦廣上仲長子光字不暘董常字獲常子曰稱德

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效號無功子自季第

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

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

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此史有索隱男島夷之呼如詭馬焉楚公作難雷瓊去之楚

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卦象云也瓊温彦

傳問知子曰無知彦傳本以多知為問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置其然乎棠棟

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

順帝之則也太雅皇矣篇云不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

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也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哀二十九年吳季

曰思而不貳然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周南子曰孰謂季子

知樂小雅烏乎裴其周之盛乎鳥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

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

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

子所聽云思而不一然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出屬之世因異

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二亦由先王盛

德使然文中子曰爾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召南勤而不

怨蓋古文誤也當謂爾詩不察周南開雅樂而不

淫瀾實无樂文中子辨季礼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

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

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你君子不榮祿矣易不占卦天地

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

遂忘乎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太皇昭烈之

懿識孔明公瑾之感惡哉吳主孫權大皇帝蜀主劉備

曰大战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項

景慕焉春秋以中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

是聖賢除之耶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董

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日惠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五君也必君且

居先王之國都愛先王之道建明堂予先王之民矣文

謂之何哉何為董常曰敢問

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

述史篇七已一

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晉日天之

下莫匪漢民瑜云曲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音觀董常

曰大战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項

景慕焉春秋以中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

是聖賢除之耶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董

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日惠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五君也必君且

居先王之國都愛先王之道建明堂予先王之民矣文

謂之何哉何為董常曰敢問

元二十一年也然元元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亞百主中

經尚以安恭紀年武帝名存而實去武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

告動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

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

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

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主肅字恭懿齊明帝建

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

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

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濬自徐而卒不

貴貴猶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

述史篇七已二

謝安為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相玄齊梁陳於是乎不與

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无

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云君故書曰晉宋齊梁

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

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

是乎南朝喪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

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

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公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

貞守長安此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

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

案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

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曰汝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發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峙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血載匪來百髮心孔及期逝不至而多為血逝往也血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徙多日為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未謂未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卿公問諸儒經義淳洽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鈐衡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

不史篇七已三

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子學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

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无不善孔問道子曰五常一

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

不可教而夫子不言夫子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殫

也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及或力不

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

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鳳皇千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

也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

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裴晞曰人壽幾何吾

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

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焉知後之視今不知今

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温大雅問如之何

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

公是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

是也若孟軻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

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周公

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无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切祿如穿窬者尔宋友何足及政抑可使備

負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子曰宗祖發而氏姓

離矣朋友發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

不内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濁矣薛道衡自謂

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

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頰綱類綱謂六

述史篇七已四

朝文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

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离詩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九壯初

趾征凶言居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子曰君子

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否以家人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

困卦繇云有言不信周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

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繇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

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

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

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

更新是人事極矣是天人之道參焉孔

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大人之道一也薛叔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

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

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

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与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与民同患凡可守成者難与慮始苟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

与慮始不可与守成若泥蟻終避勾踐是也有始有卒維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矣舜又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子曰非

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讚易至

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

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革用黃牛之薛叔問一卦六爻之

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闕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

六十卦為六十時而爻也者儆天下之動也爻效趨時有

小言之六時而已

述史篇七已五

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叔見子子曰二生之

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始也始急

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居而安動

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守立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

在道於沔池置穀州沔池縣唐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

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而

竟未獲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

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且餐焉世俗亦知

千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

寂之是端 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

不追求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文中子曰賈誼

大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材堪

彰者也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三

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行于

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

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無為其有不言之教

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文中子曰天

下有道聖人藏焉閑暇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董常

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

有老子曰掃根曰靜是也無跡謂无形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无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春秋謂異端也異端垂乎大義我則關之尔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

貳尊元經以濟之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太山魯國

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周公禮樂

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太山黃董常曰將冲而用

之乎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子曰不求官達而 易不云

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无為也道冲用則杜淹

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

曰群疑亡矣易睽卦曰道兩則吉群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

之事君臣相和如遇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

兩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王名交好書

多才嘗与魯中公白公獲生同受詩作傳曰問河間獻王子曰

元王詩又獲生不飲酒土誤體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

知日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尚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游辯士，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天下。

餘事王對以道將得

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強不自安，乞歸。潘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

之也。故保終榮寵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權而魏命

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墮矣。惠帝天謂曆數也。而子適未加師訓，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漢魏百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

史記篇 七卷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夏達時，今遠乎哉。

魏相字弱翁，字易伯，本賢良為魏相，帝相魏，伐西域，是戰兵。

揚遵彥也。

北齊又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曹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魏孝文帝元氏各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

謂遠刑名矣。

刑酒馳馬，是汗迹也。求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

有是夫。

古知道者視聽不用，子白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

礙直而不抵抵計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常曰濁而

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子曰出而

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言其登降

道故終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子曰

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也潛隱子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

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

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不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

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子喟

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箋云車度險者不自為子喟

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

姚相篇 八卷二

不可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

行行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善必春秋元經以舉往

仲尼文王周公之典禮仲淹易以知來生生不窮先王之蘊

盡矣蘊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金世陟

亦作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

國二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

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替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

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

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

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賈瓊曰中山吳欽

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

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子曰吾

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

高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无思言无事裴嘉

有婚會裴加未見薛方士頽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

而出士婚禮三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

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暗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

益也故禮則然矣而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无

用之何不從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

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

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三順時有適權義舉

而皇極矣矣取衷義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

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

魏相篇 八卷三

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法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元經天

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定

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

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文上

極執小妨大是夫之不中也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問人問子子

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

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禮

周道而已

子敢暫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曲禮與天命齊春

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卒也春秋文卒周王正

禮禮及在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

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

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

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

况躬親哉切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况玄素有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

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子也董

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頤回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魏相篇 八卷三

魏相篇 八卷四

善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為謗文言所動靜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

難思解去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

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不之見也因以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謂北山黃公

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

卦黃公侯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

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

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已以及玄齡

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

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噫非子所及姑守爾

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江都有變煬帝幸江

化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如有王者出

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奉斯已矣斯隋不收曰何

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

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

太宗正觀二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齡自奏太平又

和之終正觀二十二年太宗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偷薄

崩禮樂已和未大成尔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奔古礼是掌教者且貴賤有等妾

媵各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王化之本也子謂見隋祖

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薛收曰辯矣乎董常

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房玄齡請習十二策

誦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通教清弊虞世基也煬帝

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

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

可謂真矣揚子曰鳴飛真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

若策問之則對不尔則董仲舒後武帝時對竊比我於仲舒賢良更後為公孫弘

不廣求故得也得足不雜學故明也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

智之蠶也忿憾者仁之媵也纖悖者義之蠹也皆喻前害

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

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董

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

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趨非我能至也

物證二二遇反從

曾反書靈都反

至哉

謂實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
言孝禮實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言教
有次序子述婚禮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
此亦謂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姑存之可也而續
時而待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子
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文萃賢才今則
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如是寡怨不
不肖者猶懼不免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
不然君云襄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罹子讀說苑劉向撰曰可以輔教矣其
禮樂可左子之韓城馬城有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
右教化魏相篇八卷五

明晉萬絳州賈瓊程元後從行閔吏仇璋字伯止之曰
先濟者為誰山二子吾視其頰頰如也重而不亢頰重
亢目也目燥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口敦如也闕而不
張彰也闕深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與
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良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
懼言狀貌皆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
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程元曰子知人
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
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五安得後而不往
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此童
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又中子曰吾聞禮於閔生見

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謂子明霍汲

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機易多動不可與久處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

靜儉賈叟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

吾不入其門矣我隋朝大臣不子聞之曰強哉矯也叟也

強故曰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

璋曰無諾責不責人無財怨不以財無專利必先無苟

說所說必以無伐善不自無棄人亦取無畜田憾不念薛收

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

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

是似之裳裳者華篇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

魏相論八卷六

亦然實勉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

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尔位好是正直性景大也好焉也介助也

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猶七小反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

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咨君子未為人之醜惡而

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

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隨今汝胥胥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

平康王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无據於德

心亦未盡務茲無挺挺然立無訐訐斥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

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尚无正直同

叔恬拜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

璋言讚易剝卦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得平康之德

何為不與甘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及徒
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行之必須

中說卷第八



